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与卡布基诺 的一场艳遇

作者

李千帆

欲望城市

系列



与

卡布基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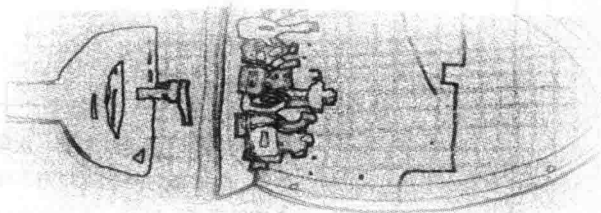
RBG15/11
的

李千帆、著

一场艳遇

传说中位于希腊之尼米安谷地的一头狮子，在一次搏斗中被海克利思杀死。狮子座人的主观意识太强，无法容忍与自己相左的观点，总是自视过高，喜欢操纵他人。喜欢华丽衣着、作风海派。同时，狮子座的人又很容易被激怒，她们相当敏感，容易受到伤害。虽然狮子座的人通常受到挫折时会表现出超人的耐力，但是一旦面临绝望时，精神容易崩溃。

狮子座的人绝对不是多愁善感的类型，更别希望看到她们自怨自艾。她们在感情中热情、专注，受到伤害也可以迅速地恢复元气。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卡布基诺的一场艳遇/李千帆著.——长春: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2003.1

(欲望城市)

ISBN 7-5385-2140-2

I. 与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5300 号

欲望城市

——与卡布基诺的一场艳遇

出版者◎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址◎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电话◎0431—5640624

印刷◎桦甸市彩色印刷厂

开本◎32(850×1168 毫米)

印张◎9

著者◎李千帆

责任编辑◎师晓晖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85-2140-2/I·418

全套定价:60.00 元 本册定价:15.00 元



序

不确定，一直到最后，什么都没有确定。担忧得睡不着，担忧得早上被工地上的电锯声吵醒，担忧得吃不下饭，喝了很多卡布基诺，因为喝单纯的咖啡肚子会饿。梦想是咖啡，现实是牛奶，一半一半地相互妥协。一边这样喝着，一边这样不确定地担忧着，后来才慢慢想明白，这才是我要的生活，不确定。

每天与很多人擦肩而过，都不确定。如果看到四周围全都是一些模糊的脸，那是因为我散光得太厉害。总算有一些事情，让我散开的视线凝聚的。我看到许多漂亮的皮草，我看到许多精致的生活，我看到许多美丽的面孔，我看到的是一些干净的指甲，我看到普罗旺斯连绵的紫色薰衣草……我看到的这些，全都是叫得上名字的东西，被统称为物质。零零星星的物质组成一个整体的世界，物质世界进而精神世界。我定睛去看，看到的仍然是叫得上名字的不确定，因为我看到的不是什么，而是自己的欲望。如果有一天我迷路了，不会是在哪里，肯定必定是在自己

的欲望中迷失。

一个人边走着，一边幻想着。幻想是秘密花园，把幻想写出来，就等于把玫瑰种到土地，有一天会开花，有一天它的花香会从这里飘到那里，再也不属于我。你来看，你来看一个秘密的花园，你看到花草开得正好，于是它们也是你的花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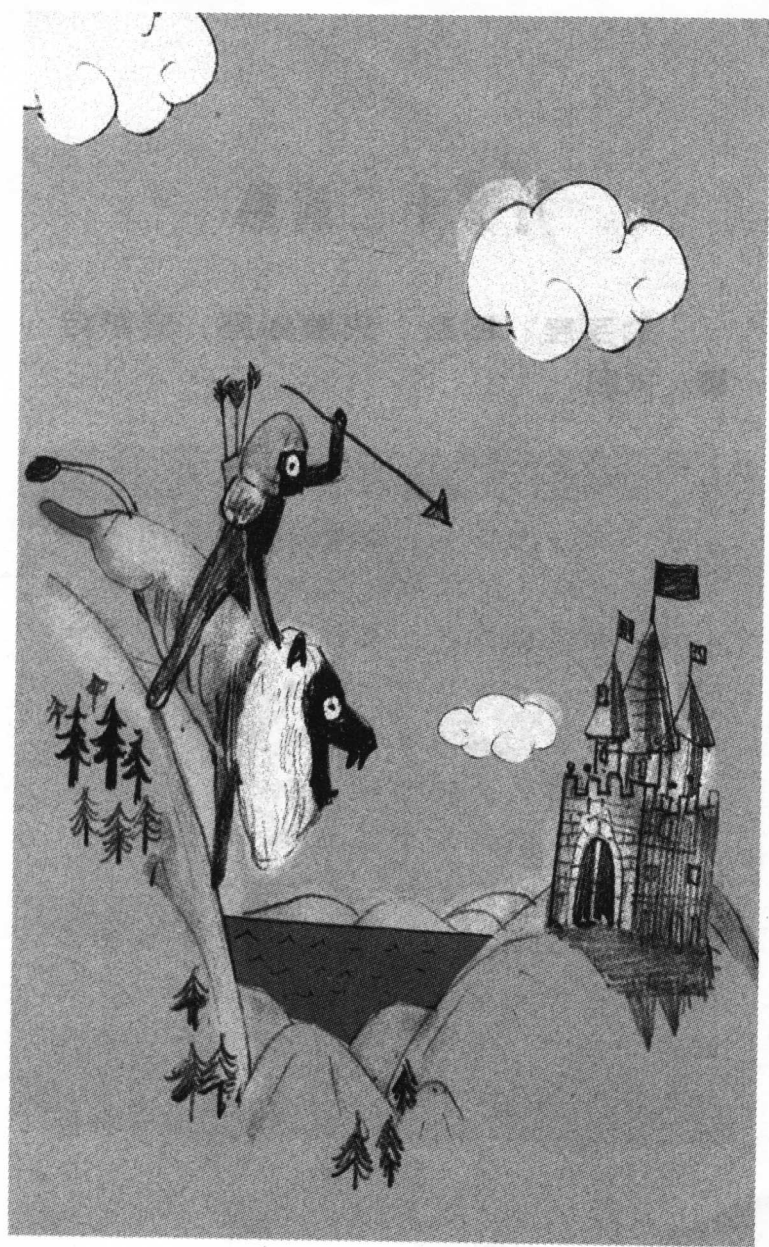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种爱，没有得到过，因为只有失去才可以真正拥有；有一种童话，肯定会长大，怎么这么那么让我痴迷。城市的围墙，是巧克力饼干围起来的，如果脆弱是因为我们贪吃；城市的屋顶，是透明的玻璃糖，下雨它就会融化。城市的街道，就像一个空旷的荒野，我们的身体让它蜿蜒，我们撞死在自己的怀里。

一直到现在，我还听见美人鱼在海上哭泣。我听见她在喃喃自语：太傻、太傻。花草开遍她的花园，她却要离开她的深海珊瑚，去追寻陌生的霓虹灯；她有自由的尾巴，却要羡慕累赘的双腿。她爱过，可是她却从此无止境地恨着。

目 录

刀叉十二成熟	2
灰姑娘的晚礼服	48
云月湖底深处	76
像秋天的叶子一样落下来	100
一只名叫狗的猫	126
与卡布基诺的一场艳遇	154
在酒吧里踩到谁的尾巴	180
在烟花处烟灭	204
最后,我飞了起来	244





刀叉十二成熟

狮子座：阳性、火象星座，守护行星：太阳。

传说中位于希腊之尼米安谷地的一头狮子，在一次搏斗中被海克利思杀死。

狮子座人的主观意识太强，无法容忍与自己相左的观点，总是自视过高，喜欢操纵他人。喜欢华丽衣着、作风海派。同时，狮子座的人又很容易被激怒，她们相当敏感，容易受到伤害。虽然狮子座的人通常受到挫折时会表现出超人的忍耐力，但是一旦面临绝望时，精神容易崩溃。

狮子座的人绝对不是多愁善感的类型，更别希望看到她们自怨自艾。她们在感情中热情、专注，受到伤害也可以迅速地恢复元气。

“怎么样？今天约我就只是吃饭吗？”

“难道不可以吗？”

“我想你总会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吧。”

“没有，只是想见你。”

“……”

我望着眼前这个只有 22 岁的名叫麦克的男孩，从大学毕业不到一年，直白得让我接不上话，大胆妄为这个词在我脑子里回转。直白本来就应该属于年轻的，大胆妄为也应该属于年轻的，似乎没有什么不对啊。

“我们好像每天都在办公室里见到面吧？”

“我不喜欢办公室里的你，我想真正的你也不会是办公室那个，所以想单独见你。”

“理由呢？如果没有一个好理由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，你知道。”

“我……那个，你总要吃饭的吧，既然来了。”

他竟然脸红了，真有意思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会脸红的男人了，噢，是男孩。我跟这个年纪的人离得太远，已经不会判断他们的脸红合不合时宜。不过，他脸红的样子还真的很可爱。

“也对。”我弹响手指叫来侍应。

“我要一份加州牛排，六成熟，一杯咖啡。你呢？”

他把那份薄薄的菜牌翻来翻去，用手指在上面慢慢地划，一页又一页，翻到最后一页，又从头翻起，挠挠头：

“怎么没有饭啊？”

“在这儿。”侍应耐心地帮他翻到其中一页，用手指在上面点了一下。

“哦，我要，嗯，扬州炒饭好了。”

“喝什么？”点个饭都要想半天，毕竟是孩子。

“不了，我喝水就好。”

我不紧不慢地切着我的牛扒，有血丝从里面渗出来，与其说我喜欢吃牛扒，不如说我喜欢看到它渗出的血丝。我的盘子里摊了一摊血水，和黑椒汁混在一起，用牛肉蘸着它们，再放在嘴里咀嚼，品尝那股血腥味。

今天和一个 22 岁的男孩单独吃饭，简直是一个天大的错误。我从来就不会让冷场发生在我所出现的地方，现在我却一点话题都找不到。我瞥了他一眼，发现他并没有心思跟我找什么话题，正全神贯注地对付他那盘炒饭，如果用狼吞虎咽来形容，应该不会过分吧。

没过多久，他吃完了，放下勺子，把水喝

得“咕嘟”作响。

“吃完啦？”

“嗯。”

说完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看得我好不尴尬，不过是个小孩子而已，我尴尬什么啊。

“呃，小朋友不吃肉怎么长身体。”

我放下刀叉，不想再吃了。

“怎么了？我让你倒胃口吗？”

我笑笑，发现自己笑得有点不自然，所以更加用力去掩饰。

“胃有点闷。”话说出口，不禁被自己吓了一跳，怎么像跟老朋友讲话似的，而且多少有点撒娇的味道，跟一个 22 岁的小孩？犯得着吗？我！

我用餐巾擦了擦嘴角，眼睛望去别的地方，手在桌子上准确地摸到烟盒，点了支烟。

“那……”他开始讲话，我发誓如果他跟我谈什么 F4 周杰伦 HIT HOP 之类的无聊话题，我马上就结束晚餐。

“那我来吃吧。”

这个提议来得让我猝不及防，通常我只会把自己盘子里的东西给亲密和熟悉的人分吃，而不是我公司的一个低级员工，一个大学刚毕业的 22 岁小孩子。可是我还来不及表态，他

已经把盘子端过去了。

“你还没有吃饱吗？”我只好问。

“也不是，我只是很少见有人，还是女人吃那么生的牛肉，想试试看你的口味。”

他津津有味地咀嚼着，右边的腮帮鼓了起来，皮肤光滑得连毛孔都没有。他长得很干净利落，眉毛浓得一点都不含糊，眼睛非常漂亮，人称桃花眼，虽然隔着代沟，也能感受到这双眼睛的魅力。他在腮边和下巴很用心地留了一圈胡子茬，他大概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成熟一些，结果反而让他看起来有种说不出的幼稚，胡子茬的沧桑感和年轻稚嫩的脸庞形成一种奇妙的对峙，反而泄露了他的孩子气。

三下五除二，他把我盘子里剩下差不多还有三分之二分量的牛肉，吃得连汁都不剩，盘子就好像洗过一样干净。

我伸出手，在烟缸上弹了一下烟灰，指甲该修修了，好久没有时间去仔细打理自己了。

“你什么都吃这么干净的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妈从小就教我不能浪费。”

张口闭口还把妈挂在嘴上，一股厌恶由胃里升起，有作呕的感觉。我把烟掐灭。

“那么，现在可以讲讲理由了吗？”

他又喝了一大口水，“我想追你啊。”

我大声笑起来，笑得几乎岔气，引起周围人的轻度不安，可是我越想越好笑，根本收不住，恐怕连大牙都被人家看到了。

他忧伤地看着我，并没有被我感染，只是很坚定、很忧伤地看着我。

我拿起桌上的餐巾，抹去眼角渗出来的泪水，缓了缓气，再慢慢地喝了口水。然后看着他，这样我们就四目相投了，我说：

“先生，我感到很荣幸，也很希望能对你的勇气表示赞赏。可是现在我很严肃地告诉你，第一，我是你的上司；第二，你比我要小16岁；第三，你的行为动机很容易引起多种猜疑；第四，我绝不可能喜欢一个比自己小16岁的孩子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我上司。本来我想先辞职，可是又担心这样你就不肯见我，我连和你呆在同一个办公室的机会都没有了。”

“我儿子都快16岁了，你还来开我老人家玩笑，不惭愧吗？真是。”

“我不管。”

我厌烦地皱着眉头，弹了个响指，招呼侍应结账。

“今天我以一个大姐的身份跟你吃饭，吃了饭，你就回家洗澡睡觉，明天来上班，该干

吗干吗，不要捣乱，不然随时把你炒掉。”

小姐拿着账单过来，他把账单拿过去看。

我说：“我来买。”

“不，AA。”他一边看着账单上的数目，一边从屁兜里掏出个又破又旧的赤色皮夹，伸两个手指在里面捻来捻去，我从侧面看到里面从一张百元面额的到1毛的好像都有，他仔细地数出62块，有零有整，放到桌面上。

我把信用卡交给侍应，对他挥挥手：“不用了。”

他仍然坚持把钱推过来，然后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座。

“大概是快到更年期了吧……”

我的门还没有完全合上，这句话像带着毒针的黄蜂一样锋利地插缝而入。对于一个38岁的女人来说，这样的话不可不算是毒辣。

刚才我拿着销售部助理NIKO做给我的那份调查报告狠狠地拍在她桌上，我真的气坏了。每一次向她布置工作的时候，她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问她明白不明白，她必定指天发誓说她明白，结果做出来的东西总是出乎我意料。

“你老实跟我说，你花了多少时间来做这个调查？叫你给我挨家挨户到每个客户那里问，你到底有没有去？给你整整半个月时间，你弄这么份东西来糊弄我！每次你都跟我说明白了，你都明白些什么了？三番四次给我出错，脑袋里都长草啦？啊？不是吃大便长大的在公司做了像你这么长时间，多少开点窍吧？”

我承认我有点失控，可是看到她两眼一红，抽抽搭搭眼泪就掉了下来，可怜兮兮的样子更令我怒不可遏，我用手指直戳桌面，一发不可收拾：

“你要是多用用脑，不是每天只顾花心思在涂脂抹粉上，一副可怜样给谁看？全世界的人来同情你也救不了你了，这次！”

我憎恨那些因为年轻而有恃无恐的人，我随时将他们赶出我的安全线外，用隔离来展示我的权威。当有一天，突然发现自己对很多新鲜的东西，已经失去了好奇的力气，当发现自己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在一个新活的世界之外，怎能不气急败坏？我所有的自信来自我曾经经历过的沧桑，现在，年轻自负的人们却对我的过去不屑一顾，自顾自去寻找另一种沧桑，离我很远而且陌生。

全公司霎时间静得只剩下电脑在响，每个人都停下手里的工作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我环顾四周：

“看什么看，都不用做事吗？张着嘴巴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还是怎么的？”

连阿 JOHN 都被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惊动了出来，他拍拍我的肩膀，然后两手手心向下，对大家说：

“Take it easy。没事了，大家工作。”

到底谁在我身后说了“更年期”那样的话，我没有心情追究，犯得着吗？我！只是突然觉得心凉，是啊，一个快 40 的女人，难逃嫌疑。就连我自己，有时候也不知道是真的为工作而发脾气，还是更年期作用。

阿 JOHN 随后走进办公室安慰我：“算了，新人嘛，看在你也年轻过的份上，再给点时间调教，素质还是不错的。”

“还新人呢，在这都快一年了。你是来安慰我还是气我呢，用不着亦步亦趋地跟进来提醒我年纪大吧。”

阿 JOHN 捂着嘴角，拖开椅子坐下来，很有耐心地等我气消：“好，算我不对，今天晚上请你吃饭补偿。”

“别说得我好像没饭吃似的，动不动拿吃

饭来哄我，想点别的招数总可以吧。”

“好，请于小姐赏个脸和我共进晚餐，吾将不胜荣幸。真的，我有事跟你谈。”

JOHN 离开不久，有人敲办公室的门。是那个叫麦克的小男孩。

“请坐。”我说，“什么事？”我看着他的脸，盘着手往后一靠。

“你如果不是总绷着张脸，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很简单。”

“进入主题，有事讲，没事走。我用不着你来教我应该怎么做。”

“我是来申调的，我想从设计部调过来，我已经跟刘经理谈过了，只要你同意。”

“理由？”

“我能胜任 NIKO 的工作。”

我打量了他一下，他的态度非常笃定，仿佛一切已经掌握在手中。不过他也太狂妄了，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我刚刚才当众把 NIKO 教训了一顿，他马上就过来主动申请代替 NIKO，我倒是很想把 NIKO 换下去。

“你赶这时机申调，不怕被其他同事排斥吗？首先 NIKO 和 NIKO 势力一定恨得你牙痒痒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对事不对人。我取代她对她来